

DG 德国文学
丛 书

艺桥倩影

豪夫小说选

著者/威廉·豪夫 译者/商章孙 王克澄等

大学生弗勒本在桥畔偶然同美貌绝伦的女丐约瑟芬相遇，出于好奇和怜悯，大学生向女丐施舍，两人就此一见钟情，开始频频幽会，但由于门第和旧观念的束缚，他们被迫断绝往来。时间流逝而去，他们虽然天各一方，可情思绵绵，思念之情与日俱增。弗勒本不顾一切四处寻找情人的下落，约瑟芬为生活所迫虽已嫁人，但也在苦苦思念着恋人。经过几番周折，两人终于相逢，可是好事多磨，他们又一次陷于感情的旋涡中……



2516.4
40
1

DG 德国文学丛书

艺桥倩影

豪夫小说选

著者/威廉·豪夫

译者/商章孙 王克澄等

069555



上海译文出版社

Wilhelm Hauff
DIE BETTLERIN VON PONT DES
ARTS UND ANDERE

本书根据 Bibliographisches Institut-Leipzig und Wien
出版社等版本译出

艺 桥 倩 影

——豪夫小说选

〔德〕威廉·豪夫 著

商章孙 王克澄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5 插页 3 字数 171,000

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7-5327-0680-X/1·338

定价：5.80 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译 本 序

维廉·豪夫(Wilhelm Hauff, 1802—1827),德国作家,生在斯图加特的一个官员家庭里,早年在布劳鲍恩修道院学校就读,后进图宾根神学院深造,但未取得牧师职位。接着他离开神学院当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随后游历法国、德国北部和中部,当过科达《有教养阶层晨报》编辑。他是一八二一至一八二二年被取缔的学生社团成员之一。早在那个时候,他就发表了倾向于自由和爱国主义的作品。他的创作哲学气不多,并受到当时流行的后期浪漫派的影响。他写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童话和诗歌。是童话使他跻身于世界文坛。

三卷本历史长篇小说《利希滕斯坦因》(1926)明显地受到了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的影响,在一定的程度上是个“浪漫主义的传统”(作家自语)作品,是幻想和现实融合在一起的作品。这个作品把围绕十六世纪符腾堡乌利希大公的斗争理想化,把出现在书中的各类人物的形象也理想化了。作品的思想内容贫乏,但它却奠定了作家在文坛上的地位。

标志着作家的创作方法从浪漫主义过渡到现实主义的是中篇小说《艺桥倩影》(一译《艺术桥畔之女丐》)(1826)。

这篇小说讲青年弗勒本早年和友人求学巴黎,有一天晚上他在巴黎艺术桥畔遇见一个少女头戴黑帽,帽外披绿面纱,身穿黑衣,在向行人求乞。这个人影引起了青年的注意,他向少女施舍了

几个法郎，并从少女嘴里得悉，女子的母亲患重病，无钱延医诊治，因此乞求路人解囊相助。弗勒本答应再次相助，并约定一周后再与女子见面。再次见面时女子告诉青年，母亲病情已经好转，她不愿再向人乞讨，却愿干活挣钱，自食其力。青年便让少女做些手工，待手工完成后便付她工资，这样，两人每隔三天总要见一次面，彼此之间产生了感情。后来青年要去英国游历，向少女暂时辞别，并约定日后再见。三个月后，青年返回巴黎，在约定地点去找那少女，可少女始终没有露面。青年心甚怅惘。若干年后，青年去找他的好友，在好友家里叙述自己上述的一番遭遇，主妇在一旁听后忽晕倒在地，一俟她清醒过来，人们才获悉那主妇便是当年艺术桥畔的女丐。如今她和昔日的恩人不期而遇，内心的死水复起微澜，昔日魂断艺桥，今日狭路相逢，感情上的变化，自有一番难言的痛苦……全篇尽写现实世界里的事情，无半点幻想和玄虚，作家在这里浪漫色彩已经淡化。

与《艺桥倩影》一样，现实主义倾向比较明显的作品还有《皇帝的肖像》（1827），在这个作品里，作家解决了围绕拿破仑真实历史形象的争执。

在艺术上更趋成熟的是作家的中篇小说《幻想》（1827）。这是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的作品，作家把真实与幻想融合在一起，描绘出一幅表现当时社会特定现象的幽默讽刺画。酒鬼和酒神们作着想象中的对话，现实中的人物和历史上的人物坐在一起议论。没有伤感情绪的旧时代胜过了作家周围死气沉沉、庸俗可怜的市俗社会。

然而，这位年轻夭折的作家最有持久影响并使他蜚声国外的作品，则是搜集在他的《打扮成年鉴的童话》（1825—1827）里的若干故事。在这里，启蒙运动的传统和世界文学的影响继续获得了生命。用框形结构串写而成的故事集（《商队》、《亚历山大教长

和他的奴隶们》和《施佩萨尔特客店》），没有一篇不是清新的童话，贯穿在作品中更多的是现实主义细节和非幻想的成份。这些东西常常表现出清醒而可喜的社会批判倾向和带有哲理的海人意图，但不是在书中空发议论。每个故事情节紧张，描绘生动，怪诞离奇，引人入胜。在《年轻的英国人》中，作家所要讽刺的是市民的愚昧无知和模仿做作，竟把一只猴子当作了英国绅士；而在《冷酷的心》中，作家写了富人的贪婪，穷人的梦想，为了金钱，竟然出卖自己的良心，金钱使一个正正派派的烧炭工，堕落成为一个六亲不认、赶走母亲、逼死老婆的浪荡子。作家在故事的结尾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结语：“贫穷而知足，比财宝成堆而怀着一颗冷酷的心要好。”作家善于在民间文艺中撷取他所需要的素材和形象，然后进行加工，写出他所要写的人物，塑造他所要塑造的形象。他有意识地揭示现实的社会关系，鞭笞他认为丑恶的现象，这一切正是作家在短短的数年创作中所留给人们的可贵的东西。

最后，还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收在本书中的《艺桥倩影》，原由商章孙教授于四十年代译出并发表，篇名为《艺术桥畔之女丐》。此次出版，因商教授已逝世，译文经过他女儿商志秀同志作了必要的润饰和加工。

施 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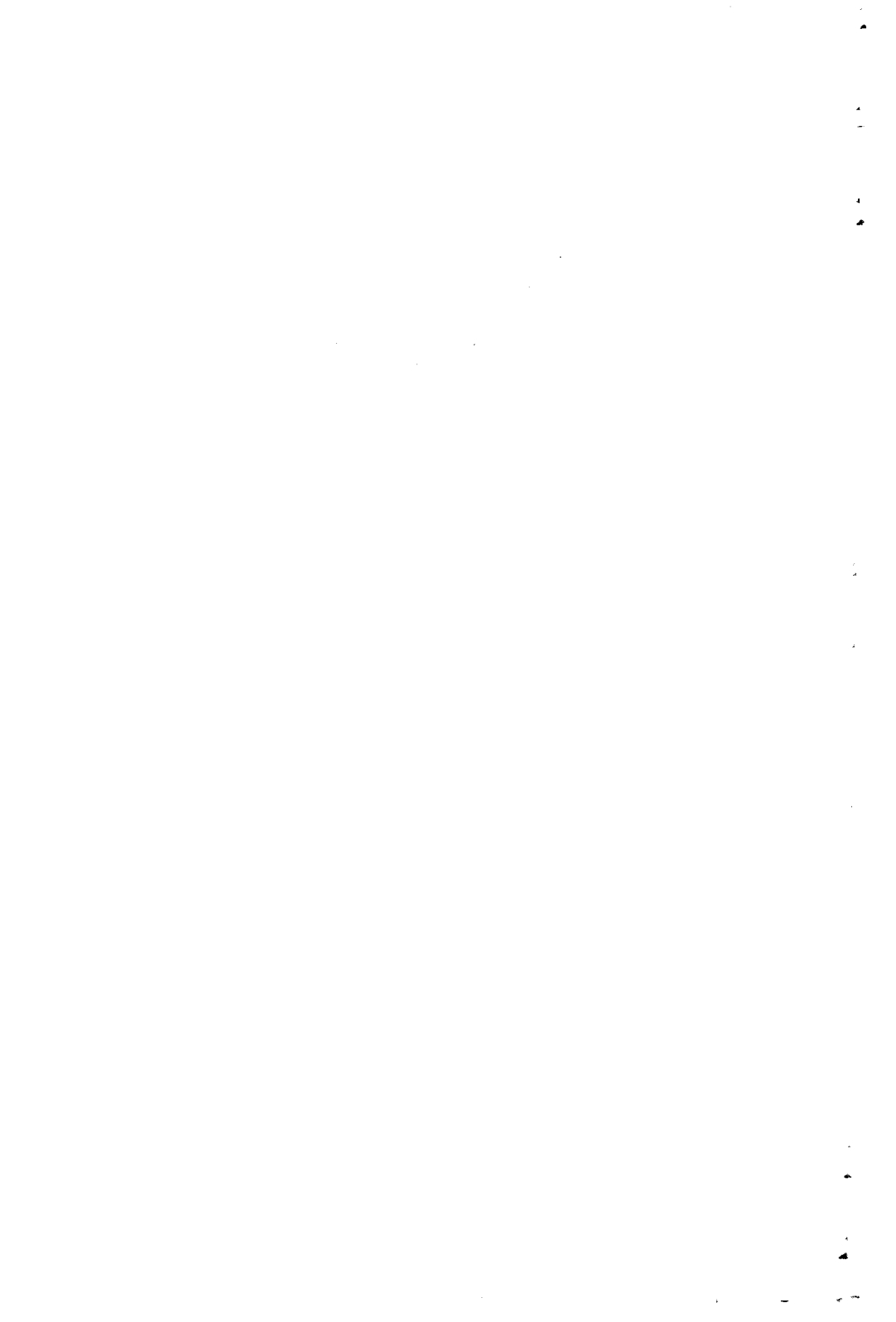
一九八九年七月

目 录

译本序.....	1
艺桥倩影.....	商章孙 商志秀译 1
幻想.....	王克澄译 107
年轻的英国人.....	刘德中译 171
冷酷的心.....	叶 文译 189

艺 桥 倩 影

商章孙 商志秀译



一八二四年在斯图加特城里，每当黄昏来临时分，人们只要偶然在一家旅馆——“英王饭店”逗留，或者下午两三点钟在公园那宽敞的道路上自由自在地散步时，要不健忘的话就必然会回忆起当时惹人注意的几个人物来。这就是两位混杂在当地酒店或公园游人中最不相称的男人，他们倒是应该在马德里的普拉多公园，或里斯本和塞维利亚的咖啡馆里出现的旅客。人们会想起，那是一位上了年纪、身材修长的绅士，他长着一头灰白色的头发，有着一双深邃而炯炯有神的眼睛，深褐色的皮肤，天生一个鹰钩鼻子和一张富有线条而总是紧闭着的嘴。他挺着胸膛，缓慢而高傲地走着。他身着一一条黑色的绸质裤子，脚上穿着丝袜，鞋上还缀着一朵大玫瑰花，膝带上配着宽大的扣带，身上佩挂着一柄精致的长剑，一顶阔边的高帽子歪斜地压在额头上。除了他这一身穿戴之外，你们还可以想象得出，这位老先生是这个模样：他穿着一件对襟小袄，不穿黑色的燕尾服，却把一件西班牙式的大衣披在肩上。

那个洋洋得意地跟随在他后面的仆人，长着一副调皮捣蛋、狂妄无知的面孔，穿着一身奇装异服，还带着满不在乎的神态，东张西望地对什么都要瞅一眼，可对什么都不感到新奇。看起来这个仆人并不象西班牙喜剧中那些对自己主人形影不离的忠实的仆役，他的学识远不如他主人，可傲慢的态度不亚于主人，狡猾奸诈还远远超过他的主人！他挟着他主人的阳伞和雨衣，手里捧着一只盛雪茄烟的银盒和一根火捻。

当这两位人物缓步走过公园的时候，谁不想停下脚步回头瞅瞅他们呢？人们都知道，他们就是当时居住在斯图加特城 P 亲王的家庭教师佩德罗先生和他的仆人迭戈。

天下的事情往往总是这样：一个人只要偶然发生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就足以使他招人注目，名声显赫。青年弗勒本的情况就是这样。自他移居斯图加特半年以来，每天两点钟就越过宫门来到公园，然后环绕湖滨慢步走上三圈，并且在宽敞的马路上走五趟。当他经过许多华丽的轿车、漂亮的小姐、为数众多的厂长、经理、参议和尉官的面前时，却没有人去注意他，因为他看上去只不过是一个二十八到三十岁光景的很不起眼的人。但是，自从他有一天下午在宽敞的马路上遇见了佩德罗先生，与他亲昵地寒暄，并亲热地挽着他来回散步和热烈的谈论后，人们就怀着几分敬意，惊奇地注视着他们，因为这位来自西班牙的贵客，平素不轻易与人交谈，人们也就对他敬而远之。

在当今最美貌的小姐看来，弗勒本的容貌并不算难看，甚至在他身上还蕴藏着一点风趣和非常诱人的魅力，而这些在公园里是不常见的。厂长、经理们和形形色色的参议员也不禁打听，那位青年究竟会是谁呢？只有几位尉官才能答复这个问题：那位青年住在王宫大街已有半年时间了，他偶然到博物馆的食堂去吃牛排，还经常骑一匹他亲自饲养的梅克伦堡的骏马。他们津津乐道地对这匹马的神态、毛色、年龄和价值等等优点作了一番令人玩味的评论。

从此以后人们就时常见到年轻的弗勒本同佩德罗先生待在一起。他总是在晚间到“英王饭店”里来，离开其他客人稍远，坐在这位先生的身边，同他畅谈。此时迭戈就站在自己主人的椅子背后，端着赛利士酒^①和雪茄殷勤地伺候着他们两位。即使人们绞尽脑汁地猜测，也不会有一个人能够真正搞明白；这两位先生究竟是

^① 一种极名贵的西班牙葡萄酒。

怎么认识的,或者他们彼此之间有着什么共同的利害关系。其实只要有人肯询问一下这位年轻人,他就会详详细细地解释清楚。

二

他们最初相遇并彼此结交的地方,不就是布瓦塞莱兄弟和贝尔特拉姆美丽的油画院吗?几位好客的主人允许那位青年可以随意并经常来参观他们的油画。油画院规定在中午开放,他只要在这个时间有空,便去欣赏。因而不论雨天还是雪天,即使在那诱惑人们到郊外去作愉快郊游的晴朗天气,他也宁愿到油画院来,甚至有时他精神不佳,就象是有病似的,也照来不误。或许有人认为,弗勒本先生对古代荷兰画家的美丽油画曾作过潜心研究,或者作过临摹,真这样的话,那么未免把他的艺术修养估计得过高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每次静悄悄地走进门来,默默地向人打个招呼,然后就走到一间偏僻的房间里,站在一幅画前,目不转睛地端详多时,又依然静悄悄地离去。这几位收藏家对此顾虑太多,以致谁也不去询问他,为何对这幅油画产生如此不可思议的偏爱?他们必然也察觉到,每当他离开油画院时,总是竭力地掩饰夺眶而出的泪水。

这幅小小的油画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伟大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艺术价值。它只是画着一位身着半西班牙和半古德国服装的妇人,她有着一张和蔼可亲、神采奕奕的面孔,一双晶莹可爱的眼睛,一张秀丽的樱桃小口和一个柔滑丰满的下颚,从画面的背景中生气勃勃地衬托出来。她长着一头浓密的秀发,一顶用雪白的蓬松的翎毛装饰着的小帽子斜戴在头上,遮盖了那秀丽的前额,她那挂着一条沉甸甸的金项链的细长而美丽的脖子从上衣中裸露出来。同时显示出这位妇人的贤淑品德和高贵的身份。

“说实在的,他可能爱上那幅画中的妇人了,”有人这么猜想;

“这就好比加拉夫爱上图兰多公主^①的画像，虽然他的这种希望是极其渺茫的，何况这幅画距今已三百多年了，画中人早已不活在当今人群之中了！”

可是，过了一些时候，弗勒本可不再是这幅肖像的唯一崇拜者了。有一天，P亲王带着他的侍从到油画院来参观，家庭教师佩德罗先生离开周围的观众，独自逐个房间地欣赏油画。当他看到这幅妇人油画时，就象触电似地发出惊愕的呼声，立停在这幅油画面前，以致P亲王离开油画院时人们好久也找不到这位家庭教师。最后发现他时，只见他抱着双臂，嘴唇紧闭，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半闭着，正对着这幅油画出神呢。

有人提醒他亲王已经下楼了，可这位老先生似乎毫无反应，却一味追问这幅油画的来历，于是有人告诉他这是数百年前一位著名画师所绘，偶然落入现在的收藏家手里。

“喔，我的上帝啊！不对！”他回答说。“这幅画是新的，不可能有一百年！这是从哪里弄来的，您说说看，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我求求您告诉我吧！我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她呢？”

大家并不因为这位年高德劭的人说出这番感情冲动的话而感到可笑。当他再次听说这是一幅古画，大概是卢卡斯·克拉纳赫本人绘画的诸如此类的解释时，他仍然疑惑不解地直摇头。

“诸位先生！”他把手放在胸前，用宣誓般的庄严神情说：“诸位先生，你们是我佩德罗所尊敬的人，你们可不是贩卖油画的商人，也不会把这幅画当作古董卖给我，而且你们是本省人士所尊敬的人，承蒙诸位一番盛情，允许我来这里参观这些油画，可是这一切却把我弄糊涂了，或者……，因为我认识画中的那位妇人！”他说完这番话，就彬彬有礼地打个招呼，径自走了出来。

^① 《图兰多》系意大利喜剧作家葛茨(Gozzi, 1730—1806)的作品，由席勒译成德文。

“确实有道理！”油画院的一位收藏家说，“要不是我们详细地了解到，这幅画是何人所绘，何时又如何弄到我们手里，它曾经在C.处悬挂了多少年，那么不论是谁，见到这幅画中的妇人也会感到疑惑不解的。年轻的弗勒本不是也被这幅画勾起某种回忆，几乎每天到这里来的吗？当这位老先生承认自己认识画中这位妇人的时候，从他那双眼睛里不是闪烁着青春的火花吗？真是奇怪！一种幻觉往往会戏弄一个神智清醒的人。假如我没有估计错的话，这位葡萄牙人这次来这儿不会是最后一次的。”

三

这一席话可真给说中了。翌日上午，油画院刚开门，佩德罗先生就步履稳健地走了进来，经过一长列的油画，一直走到那间陈列戴翎帽子的妇人油画的房间里。可没想到这幅油画的前面的位置已有人占据了。这可真使他感到扫兴，他不能独自尽情地一笔一划地去欣赏这幅画，因为有位年轻人站在油画面前，长时间地凝视着这幅画。这位老人只好踱到窗边，凭窗眺望天空，望望那飞逝的彩云，又不时回转头来看看那幅油画。他着实有点生气了，然而他又不得不耐着性子。

他虽然浏览着其他油画，可是他的心却仍然牵挂着那画中的妇人，于是频频回头，看这位年轻的先生是否已离开，只见他恰似一堵墙似的站在那儿一动都不动，西班牙人有意咳嗽了几声，想把他从深沉的梦幻中惊醒过来，可是这位年轻人却依然做他的美梦，于是他又故意用一只脚在地上蹭了几下，年轻人转过头来，用他那双秀丽的眼睛向老先生匆匆瞥了一眼后，又把视线盯在油画上。

“圣佩德罗，算了吧！”老先生喃喃自语，“这位愚蠢的艺术爱好者真是不知趣！”他快快不乐地离开房间和油画院。他感到今天

心绪恶劣，已经无心欣赏了，其实他肯再等一会儿就好了。第二天油画院按例闭馆停止参观，他只得耐心地挨过这漫长的四十八小时，才能重新去观赏那幅对他具有异常吸引力的油画。大教堂的钟声还未敲完十二下，他就急匆匆地登上了楼梯，径直走进油画院，朝他所熟悉的房间走去，果然不出所料，他捷足先登，是油画院的第一位参观者，如今他可以安安静静地独自欣赏了。

他目不转睛，久久地端详着画中的夫人，他的眼睛渐渐地被泪水润湿了，他用手拭了拭他那灰色的睫毛。“哎，劳拉呀！”他低语着，就在这个时候他耳旁却清清楚楚地听见有人在叹气，他吃惊地回过头，只见前天的那位年轻人又站在这里，正凝望着那幅画。他见有人来打扰他，心中颇不愉快，便匆匆地点头，打了一下招呼。年轻人友好地还了礼，可是他却流露出西班牙人的那种傲气。此刻佩德罗先生只是希望这位碍事的邻居走开，但是他不仅不走，甚至还搬来了一张椅子，放在离这幅油画几步远的地方坐了下来，闲情逸致地欣赏起来，这着实使他吃惊不小。

“这个荒唐鬼！”佩德罗先生嘟哝道，“我想，他是在故意嘲弄我这个老头子，”于是他怀着比前天更不愉快的心情走出了这间房间。

他在前厅遇见了油画院的一位收藏家，向他致以衷心的谢意，因为这些名画使他得到美的享受，同时也不禁对那个扰乱他宁静的年轻人抱怨了几句。“B先生，”他说，“您也许注意到，你们这儿只有一幅油画特别使我好奇，我对它这么感兴趣，是因为它与我有过一种特殊关系，不过，这一点我无法奉告，每次蒙你们许可让我来欣赏这幅油画，我真是非常的高兴，因为很少有参观者在那儿逗留，我就可以独自欣赏，可是，您不会想到有这么一个恶作剧的年轻人，他好象暗中在观察我内心的隐私，每当我来欣赏时，他故意同我为难，站在这幅油画面前不走，一待就是好几个钟头，其实这幅油画与他毫不相干！

B先生微微一笑，因为他想到是谁在妨碍这位老先生。“我可不能同意您最后的一句话，”他回答说，“那幅油画对那位年轻人似乎有着同样的密切关系呢，他已经不是头一回那么长时间地观赏那幅油画了。”

“您这话怎么讲？那个人是谁呢？”

“他是封·弗勒本先生，”收藏家往下说道；“自从他第一次看到您也来看的那幅戴翎毛帽子夫人的油画起，他已经在这儿逗留五六个月了，他通常每天在这个时候来欣赏。您至少可以看出来，他坚持这么久了，他必然对这幅画有浓厚的兴趣。”

“可了不得，先生！有六个月吗？”老先生不由得喊了起来，“我可真不该从心里错怪他，但愿上帝饶恕我吧！我想由于我一时的气愤，对他失礼了，您说他是一位贵族吗？我真不应该，别让人家说我佩德罗对待外人没有礼貌啊！请您转告他，喔，不必啦，我还会遇见他的，我自己向他解释吧！”

四

第二天当他又前往油画院时，看见弗勒本早已站在那幅油画面前，他和颜悦色地走过去，这位年轻人就谦恭地闪到一边，给这位老先生让出一个较好的位置。于是佩德罗先生彬彬有礼地向他鞠躬致意，并且说：“先生，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已多次看见您站在这幅油画面前，也许您我观点相同，我对这幅画很感兴趣，我欣赏这幅画已达到百看不厌的程度！”

这番话出于弗勒本意料之外，因为这位老先生常来此欣赏这幅画，已引起他的注意，并且也听说他是什么人，可是未曾想到，昨日那种拘谨而冷漠致意之后，今天却会有这么亲切的攀谈。“先生，我坦率地告诉您，”他迟疑了一下接着说，“这幅画比其他画更吸引

我的原因，是因为它与我有关系。”老先生对于这句不着边际的话，流露出迷惑不解的神态，于是弗勒本从容地继续说道：“艺术品，特别是绘画，真是微妙极了，往往成千上万的人漫不经心地从一幅画的面前走过，只是觉得这幅画画得不错，称赞它的色调别具一格，却没有给他们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唯有这样一幅画在他内心深处引起共鸣，于是他被吸引住停留下来，凝视着这幅画，从此频繁光临，全神贯注地欣赏它，几乎达到不能自拔的程度。”

“您可能是对的！”老先生望着这幅画像，若有所思地说：“我认为您的见解仅限于一些大型艺术作品的结构和一些画面而言，可是，画家往往把一个较为深奥的意念蕴藏在画中，许多观赏者却把它忽略了，到头来只有一个人发现它的艺术价值，他领会艺术家那内涵的构思，难道对这样的人像也可以如此评论吗？”

年轻人脸红了，“为什么不可以这么说呢？”他微笑着反问道，“您看，这幅美丽的娇容，这个清秀的前额，这双传神的眼睛和这张妩媚的嘴，难道不是艺术家运用他非凡的智慧把它们创造出来的吗？在这些特色中不也蕴藏着一些吸引人的诱惑力吗？而且……”

“哦，请您慢点说，慢点说，”老先生流露出和蔼而坚定的神态打断他的话，“这位坐着让艺术家描绘的妇女确实是一位非常漂亮的人物，可是这个家庭还有不少美人呐！”

“您说什么？哪个家庭？”年轻人惊愕地喊了起来，并且怀疑这位老先生的理智是否清醒。但是他的这番话却又使他非常好奇。“先生，这幅画纯粹出于画家的想象，再说也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

“那么您也相信那种无稽之谈的流传吗？”老先生悄悄地说；“让我们彼此坦率地说吧，这一次收藏家的鉴赏力可失误了，因为我认识这位夫人。”

“天啊！您认识她吗？她现在在哪里？她姓什么？”弗勒本紧握着西班牙人的手，激动地询问着。